

目 录

茫茫 / 王秀云 1

金戒指 / 刘庆邦 75

地软 / 温亚军 93

失败者之歌 / 霍 艳 137

胡老板进京 / 王昕朋 183

老叔的尼泊尔故事 / 曾 哲 227

茫 茫

王秀云

2008 年，我还在市委工作，受邀参加全市优秀青年企业家联谊会，万泰电缆集团的刘庆听说我也去，专门开车来接我，路上和我说，这次联谊会的活动经费，是大妙食品有限公司全部买单。我有些奇怪，既然是政府组织，为什么要个人买单呢。刘庆一笑，说：想赎回自己吧？大妙食品有限公司是我们这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，董事长大妙今年 36 岁，年纪不大，却是手眼通天的女人了。正是这次会议，让我了解了她不为人知的发迹史。

—

那天的阳光是白的，是那种滤去了所有颜色的白，树木、村庄、道路，都像覆盖了一层薄膜，失神地在大妙的视野里相继退去。高考

前的体检结束后，她没有等待结果，就心急火燎地往学校赶，她要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，至于其他，她是没有兴趣的。

班上同学还不多，她有些庆幸，她想先复习英语，刚打开书，感觉又饿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段时间这种饥饿的感觉总是来得很突兀，常常让她很恼火。这时，她的肚子里不时搅动，发出响亮的声音，她既难堪又难受。高考在即，正是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时候呀，可这些日子她只要一饿，书上的字像长了翅膀，蚊子一样在她眼前晃动，她只能是吃了饭，饭了吃，一边吃一边学习。没办法，她和大多数农村的孩子一样，只有这一条路，她只有在这一条路上走出去。她从很小就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所以她比别的孩子都用功。从小学到高中，她一直是班上前三名的学生。寒假期末考试她在班上考了第二名，比第一名少了六分。六分，有可能就是天壤之别，她必须把这六分拿下，争取考第一。她知道班上有不少人嫉妒她，她辫子比她们长，可是没有影响学习，好多女生怕耽误学习把辫子剪了，可她舍不得，她的辫子又粗又黑又长，已经过了屁股，扎了两根玻璃丝，走起路来在屁股上敲敲打打，很是喜庆。她有男孩子喜欢，好几个呢，可是，她只喜欢大发，人高马大，就是有点黑。她比她们都要白一些，穿同样的校服她也比她们好看。这都让她们嫉妒，可是，大妙才不在乎这些呢，她觉得最值得她们嫉妒的应该是她的成绩，没有好成绩，跳不出这块穷地方，再漂亮也没有用，自己村里有的是这样的小媳妇，刚结婚时漂漂亮亮的，没几年就傻老娘们一个，说话粗声大气，走路也没个样子，在一个小院子里出出进进，一辈子只有那么大的天。她才不想那样呢。每天夜里两点，所有人都沉醉在甜美的梦中的时候，她都能准时醒来，拿着一个手电筒，看一个小时的书，这个时间她头脑清醒，记忆力惊人，这是她能够始终出类拔萃的绝密武器。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，包括大发。想到大发，她忍不住心里一跳，回头看看，大发正在低着头

看书，一绺头发挂在前额，挡住了他的眉毛。他的眉毛真粗呀，浓浓的，黑黑的，理直气壮地占据着他脸上最光洁的领地。他在用功呢，可惜他基础太差了，醒悟得太晚了，期末考试只考了十一名，但他有潜力，只要剩下的时间抓紧努力，考上一般性大学没问题。

大妙想起放假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在学校后边的麦子地里，大妙一边走着一边看了大发一眼，说：“你的成绩这样，打算怎么办？”大妙相信自己的眼里有无限的力量，完全可以让大发知道后果。果然，大发说：“现在我选择大学的可能性不大了，但是，到大学可以考研究生，我是决不会让你把我拉下的。”大妙心里高兴着呢。她就是要他们两个一起跳出农门，光宗耀祖，干一番事业。大妙说：“那好，放假以后咱们谁也别理谁，你好好补课，咱们高考以后再说话，不然我急。”大妙想起那时候大发看着她的眼神，很无辜很委屈的样子，心里竟然暖洋洋地。当时自己这么决定是有点残酷，毕竟两个人是一个村的，近在咫尺却不让见面，真难为大发了。可是，大妙知道，这是让他们的感情开花结果的唯一出路，他们没有别的选择。

她又看看大发，大发在用功。她笑笑，目光就穿越了光明的岁月，看到了灿烂的人生和他们茁壮的爱情。她站起来，凳子吱呀一声，她忍不住低头看了一眼。她那时候并不知道，她和这个粗糙的凳子就要诀别了，她的腿离开这个凳子的瞬间，一切都已经改变了。

凳子一响，她立刻感到大发的目光贴在了自己身上，就故意对同桌说：“我回趟宿舍，老师来了你给说一声。”她说话的声音那么大，全班同学都听见了，其实，她就是想让大发一个人听，让他安心学习，她要让他和自己一起飞呀。

“要我陪你一起去吧！”李猛突然大声说。大家哄堂大笑。大妙看见大发涨红了脸想站起来，被她用眼神制止了。李猛这样对待她不是一天了，他曾经给她写过情书，可她根本看不上李猛，就拒绝了。李

李猛常常找她的碴，但她很少和他计较，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：“咱们不是一个层次的。”

猛不死心，有一次竟然堵在她宿舍门口，逼着她答应他的请求。这件事宿舍的人都知道，都觉得李猛过分。后来，她把情书交给了老师，老师竟然在班会上把李猛作为杀鸡警猴的典型。李猛的名誉受到了严重打击，原来学习虽然在中游，但还是遵守纪律、自尊自爱的，这以后就成了班上最调皮捣蛋的一个。人们都觉得李猛的堕落是大妙的罪过，对李猛就有了一些同情。但是，大妙才不管这么多呢，她只想好好学习，在班上确保前三名的成绩，高考的时候确保上一个好学校，至于李猛是不是堕落，那是他自己的事。

李猛常常找她的碴，但她很少和他计较，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：“咱们不是一个层次的。”她看不起李猛，虽然是非农业户口，可是天天吊儿郎当，天生是飞不起来的鸡，将来也就是在夔川市靠老子混口饭吃，不会有什么出息，自己可是要高飞的呀，怎么能和他这种人浪费宝贵的时间。和往常一样，她器宇轩昂地离开了教室。

六月的阳光已经有些热情过度，让人感觉慵倦，也有些不耐烦。可她顾不了这些，回宿舍吃了一个馒头，一边吃一边从心里默念单词。她真是一分钟也舍不得浪费，回来的路上，她竟然在心里把数学公式又默读了一遍。都在她心里装着呢，她只要最后的冲刺，她已经看到了胜利的锦旗在她 12 年奋斗的终点扑啦啦飘荡。她是一只小兽呀，一只即将奔赴旷野的小兽，生机勃勃，壮怀激烈，却又有几分忐忑不安。

二

一进教室，她有点愣怔，校长、教导主任和班主任都在，她还从来没见过这阵势，心哆嗦了一下。班主任看见她进来，目光是凶狠的，这让她吃了一惊。班主任从来对她都是另眼看待，对她的宠爱也是尽人皆知，即使自己中间出去一阵也不会批评自己。今天怎么了？她低下头，想赶快回到座位上，但是，她不知道，只是几分钟的时间，她

的命运已经永远改变了，那个普普通通的座位，她是再也回不去了。

班主任说：“你跟我们走一趟。”那语气就像电影里八路军说日本鬼子狗汉奸一样。她心里一激灵，感觉有一片乌云，在班主任的话里汹涌而来。她害怕了，腿有些抖，迈不开步。班主任显然已经看出了她的恐惧，但他丝毫没有心软，反而更加刻薄地说：“害怕啦？晚啦！现在害怕？早点你怎么不知道害怕？”说着，他自己鼻子一酸：“这个傻孩子，多好的一棵苗子呀，就这么糟蹋了！”眼泪止不住流下来，索性就呜呜地哭了。这个孩子，才刚 19 岁，花骨朵一样的年龄，学习成绩那么好，眼看是一棵好大学的苗子，自己教书十几年，这样的孩子没教过几个，这孩子多要强呀，多争气的孩子呀，不多言不多语，又朴素又勤奋，一辈子遇不到几个这样的学生。越是这样想，他的眼泪就越止不住，一路就抽抽噎噎地。校长和教导主任也不规劝，都铁青着脸，径直往校长办公室走。

大妙早就哭了。虽然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，她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。她开始还是嚤嚤地小声哭，越哭越清醒，越明白自己的处境，哭声就越来越悲痛，最后那哭声就像从胸腔里拔出来的一样，连根带血了。

到了校长办公室，大家都坐下，只有她自己站着哭，也没有人理她。校长点着了烟，拧着眉头吸了一大口，张开嘴，立刻浓烟滚滚。那烟一缕也没有飘散，打了旋儿被他深深地吸入肺腑，他不停翕动的鼻孔很快就像烟筒一样钻出两股白烟。烟飘散了，他才闷声说：“把许老师叫来。”班主任已经止住哭泣，立刻出去了。一会许老师就来了。许老师进来看了她一眼，那眼里的内容和班主任不一样，班主任是痛惜，她的眼神里全是蔑视。

校长低着头说：“许老师你和她谈谈，我们不方便，我们想办法通知她的家长。”

许老师厌恶地看着她，说：“你还有脸哭，你怀孕了你知道吗？”

大妙一下子被击中了，通知家长？天大的事呀。她嚎啕大哭，呜呜噎噎地央求，“校长，别叫我家长，我自己扛，千万别叫我家长。”班主任也哭了，班主任一哭，大妙的绝望就更深了，哭声就更紧了。可是，校长什么也没说，就走出了办公室，教导主任和班主任也跟着往外走。大妙抓住了班主任的衣角，眼巴巴地瞅着班主任说：“老师，你留下，你留下，你别走，别走。”班主任哭着把她的手拧开，使劲摇摇头，也出去了。屋里只剩下许老师了。她的哭声渐渐低了下去，她不想在许老师面前哭，她知道许老师不同情自己，女人从来不同情女人。只是眼泪还是滚滚而下，咬破了嘴唇也止不住。

许老师厌恶地看着她，说：“你还有脸哭，你怀孕了你知道吗？”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大妙常常要回忆这段时光。她认为那时天上打雷了，轰隆隆的雷声滚过，从她的头顶一直炸到脚心。可是别人都说没有，都说你晕过去了，大家把你赶快送到医院，医生说，孕妇已经五个多月了，不应该受到强刺激，还把她们批评了一顿。当然，大妙能和别人交流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已经是多年以后了，她经历了很多，已经什么都能够承受了。

三

那天，她醒来以后，耳朵里都是哭声。她辨别出了母亲的哭声，那声音是嘶哑的，拖着凄厉的长腔。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哭声，那声音有些嫩，像刀子划过手边的树叶，她听不出来。突然她听到“啪”地一声，那个男人的哭声骤然升高了，带着惊恐后的战栗，现在她知道是谁了。另外一个哭声伴着叫骂声，她知道是自己的父亲。那哭声一声高一声低，一声粗一声细，有时她怀疑听到了狼的嗥叫，她在电影里听到过，呼啸着穿过阴森的黑夜；有时又听着像一只受伤的猪叫，无力地哼哼着，东拱一头，西拱一头，在肮脏的地面上焦灼地徘徊；

一会儿，父亲像一只暴怒的狮子，吼叫着，咒骂着，绝望地在嶙峋的山岩间奔突跳跃，紧接着就会有一阵厮打和混乱。她闭上眼睛，怀孕了，这消息撕毁了多少人的心呀。

父亲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，她是家里的长女。父亲一辈子只会种地，他舍不得地上长一棵草，天天长到地里，把地伺候得熨熨贴贴，比别人的庄稼年年都长得顺溜。父亲念过私塾，年轻时出过远门，见过外边的世界，知道自己一辈子出不去啦，就盼着自己的孩子走出去。他侍弄着土地，可是，他是决不肯再让自己的儿女留在农村了。和外边的人比，农村人的日子不是日子呀，农村人一辈子都在熬呀。别人熬得没奔头，他有，他的大女儿从小就学习好，他早就看出来了，她是家里的希望。只要她出去，两个小的自然会学姐姐的样子，想办法考出去。他活得有劲头就因为这个呀。他不是糊涂人，人没有奔头就没有活头，活到哪里不是死？人能脱了死吗？连诸葛亮都要死，毛主席都要死，别人谁能脱得了呢。

可是，有奔头就不愿意死，没奔头这穷日子多活一天少活一天有什么用。他起早贪黑长在地里，不是他爱干活，实在是有了奔头的日子追着他、撵着他，他要多打几斤粮食，多攒几个钱，给几个孩子留着。他可不像他那些哥们兄弟，攒钱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盖房子，真是没见过世面呀。在这个蛤蟆尿就能淹了的小地方，盖房子有什么用，就是盖金房银屋一辈子也是这么大的天！他攒钱就是为了供孩子上学，上完中学，上大学，上完大学上博士。都说我不会做买卖，我做的买卖最大了，我今天给孩子花一块钱，他们将来能挣来一千块，能住洋楼，坐汽车，这才是一本万利呀。虽然我享受不到，可是，我的儿女们能享受到，当老人就该这样呀，把儿女们往高处托，往远处托，往好日子里托！

可是，这个混帐大发呀，他就一锤子把我给毁了，把我女儿毁了。

他噌地一下子蹿起来，大吼一声，“我踢死你个混蛋！”冲着大发又是一脚，大发蹴揪在墙根低下，抱着脑袋哭，也不躲闪，不挣扎，衣服上看不出哪是血哪是泪。他知道自己完啦，这辈子算完了，他说：“你们打死我吧，打死我吧，我求求你们打死我吧。”

“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”父亲冲过来，有人拉着、拽着。父亲突然泄了气，哭着说：“我打死你也救不了我女儿啦！”那哭声就像奔腾的洪水找不到出口，发出尖锐的啸叫，一会又像进入狭窄的浪窝，打着旋进入无边的黑暗。他心里那点小小的灯火，熄灭了，没有了，被汹涌的浪头吞噬了，再也看不见了。他忽然感觉没力气了，血被抽干了，像一片干枯的棒子叶，被秋天的风一吹，在荒凉的田野上滚动翻卷，落在一棵棒子根碴上。那是谁干的活，这么不利索，留下这么多棒子根碴，直愣愣地，露着尖利的锋芒？他一动，身子被毗啦一下子，划破了。他感觉到那疼，扎心的疼，他被划疼了。这一辈子在庄稼地里，他多少次被划疼了，可是，他都忍了，他能忍，为了儿女们，这点疼算什么？可是，今天，这刀子真快呀，把我的皮肉都扒了吗？听说过古人犯了大错是要凌迟的，就是一刀一刀把人割了，我怎么觉得有人一刀一刀割我的心呀。他又哭起来，一边哭着一边说：“妙呀，我疼呀，妙呀，我的心疼呀。”那哭声就穿过十几里的山路，吱吱呀呀地，到了香寺镇香寺村一棵老槐树下，树皮皴裂着，咯地那哭声就丝丝缕缕地，滴滴答答地流着血。可那哭声停不下来呀，辗转反复，又到了一所坐北朝南的老房子里，烟熏火燎的屋顶，挂着灰黑色的蛛网和踢灰。一个十岁男孩和一个八岁女孩在吃馒头咸菜，两张小脸脏乎乎地，垂着和大妙一样细长的眼睛。那眼睫毛真长呀，在小小的鼻梁上留下了细嫩的阴影。那哭声就停在那阴影里，舍不得出来。一会两个孩子站起来，哭声想给两个孩子洗洗脸，可他实在没有力气了。他想说句话，可是他什么也说不出，就在两张小脸上绕来绕去。这两

个傻孩子呀，他们还听不到他爹的哭声。他的哭声到家了，在家里的房梁上、柜子上、饭锅里、门台子上转来转去，他还在那几只鸡的翅膀上停了一阵，这真是几只好鸡呀，每天都能下蛋，那些鸡蛋都给了大妙，她学习紧呀，要营养，两个小孩子都舍不得给吃。那哭声在大妙的一本中学书本上停得时间最长，把书本都给打湿了，看不出是被泪还是血打湿的，然后在院子里又盘旋了几圈，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夔川市医院。那时候那哭声只剩下一缕游丝，他想到大妙房间里看一眼，到了门口一赌气又回来了，然后他在医院抢救室雪白的四壁上飘来飘去。他看见自己的老婆，哭声忽然就使出了自己最后的力气，声音就像有人被突然扎了一刀一样，嘶哑得有些声嘶力竭。这个老婆子不容易呀，自己当初用 50 斤麦子换来了她，可她结婚的时候非要多给她娘家 20 斤棒子，就这 20 斤棒子，让他几十年没正眼瞅她。后来大妙大了，又有了两个小的，才觉得她也是家里一口人了。这两年，大妙越来越有出息，都看见大学的眉眼了，才知道她为他做了贡献呢，给他生了三个好孩子。三个孩子都平头正脸的，农村这样的孩子不多呢！两个小的还看不出什么，看看大妙，要个头有个头，要模样有模样，成绩还这么好，这家人有盼头啦，觉得老婆子人还真不赖。老婆子在哭，怎么她的哭声我听不到呢？他看见老婆子使劲抱着自己的腿，哭得昏天黑地。有人对准从前的自己，又是打针又是输氧。他忽然觉得有些可笑，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主人已经不需要了，他此刻才真正轻松了，平静了。他说，老婆子，别忙了，我的心呀，已经被刀子一刀刀割没了，血管一条条给挑断了，我活不了啦，你带着孩子们熬吧。他好像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是，他看见有些白羽毛一样的东西，托起了自己，自己就轻飘飘地飞起来，他终于离开了他的亲人、孩子和庄稼，自己走了。

大妙听着隔壁的喧闹，知道自己的翅膀已经被连根较断。从此以后，纵有天高的梦想，她是再也飞不起来了。她怀孕了，这真是天大的雷呀！

四

大妙听着隔壁的喧闹，知道自己的翅膀已经被连根较断。从此以后，纵有天高的梦想，她是再也飞不起来了。她怀孕了，这真是天大的雷呀！她是怎么怀孕的呢？他们就一次呀。那天是寒假回来，好多同学都回来了，可是他天黑才到，他进了教室拿了一本书，出去的时候，丢在她书桌上一张纸条。她装作不经意地四处看看，剩下的几个同学都在学习，没有人注意自己。她偷偷打开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在学校后面等你。她真着急，现在这么忙，有什么事能比学习更着急呢？不是说好了高考结束后两个人再说话吗？可是，如果不去他会一直在那里等着自己的，这个死心眼。她又气又恨，匆匆看了两个单词，一路走一路背，还要四周围看着，免得让别人看见。

天已经黑下来了，远处灯光微茫，大树巨大的阴影此刻魔鬼一样，在虚空中摇摇晃晃。有鸟倏忽飞过，这个季节只能是麻雀。风有些燥热，从树梢上哗哗趟过。有东西吹进眼睛里，她揉了揉，一粒无穷小的尘埃伴着眼泪流出来。没有月亮，星星也很稀少，黑黝黝的天空有些迷茫和空洞。大妙忽然有些害怕，没有来由地，那恐惧从骨头里吡吡地冒出来，从她的脚尖一直爬到腿上，腿就像气球被一下子吹起来。但是，那生长在血肉里的力量竟像给撒了气一样，转瞬就消散了。她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了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阻止自己往前走，她停了下来，等着那神秘力量更强烈地抻拽。可是那感觉似乎有些淡了，她找不到理由让自己不去和大发见面，毕竟一个寒假没见面了，她刚才看见他时心里也是怦怦直跳，她知道自己是想他的，很想很想，那种想就像有了一根粗大的绳子，拉着他，拽着她，往那看不见的黑暗一步步走去。可心里像有一把锤子，使劲擂自己的胸口，把自己擂得口干舌燥。那恐惧又来了，缠到她的腿上，伸出尖细的嘴，咬破了她

血肉里的力量，她觉得自己又一次被抽空了，可是，她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，大发从后边一下子就抱住了她。他们不计后果地抱在一起，她的舌头被一条巨大的蛇给吞噬了，那是一条多么强悍的蛇呀，在她干涸的嘴里喷云吐雨，上下翻动，把她的理智一点点从口腔里吸走了。他们相互撕咬着、吞噬着。大发的手慌乱地进入了她的衣服里，在她坚硬的乳房上揉捏，她那年轻的乳房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摧残，疼地躲闪着、颤动着，可是，很快，又傻呵呵地迎上去，寻找那奇妙的疼。两个年轻的身体已经被点燃了，那蛇突然坚硬地到达了她的身体，她感觉到了，大发的手已经解开了她的裤子，在她的身体里忙乱地摸索着，她想躲，可是她的力量已经被放走了，停在她看不见的地方，看着她一息尚存的理智最后的挣扎和迷乱。她闻到了一种奇异的的味道，那味道带着海啸般的声音，有着尖利的锋刃和赭红色的叶片，在她的身体上巡游浪荡。她想站起来，那条蛇阻止了她，猛然挺立起来，粗暴地咬破了她的身体，她疼得大叫了一声，就被一种突如其来地白光击懵了，然后她战栗起来，身体发出欢快的呻吟，眼睛里有了星星点点的光芒。她已经被融化了，变成了一汪散发着香气的水酒，在初春的原野上弥漫着、飘荡着，让别人醉了，让自己也醉了。突然，她听到大发大声地喊着：“妙，妙，妙呀。”就急剧地抽动着，然后身子一挺。大妙觉得身体里滚过一阵热流，那热流以惊人的速度冲击着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一路浩浩荡荡，直接就进入了华丽的子宫。直到这时，大发才偃旗息鼓，瘫软在大妙的身上。一阵冷风吹来，那风长了眼睛似的，找到大妙衣服的缝隙长驱直入。大妙打了一个冷战，醒了，她嗥叫了一声推开了大发，然后扑到大发的怀里哭开了。

从那天到昨天体检，已经将近六个月了，那个占领她子宫的小小精子，已经伸胳膊长腿，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她鲜活的命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有点怕它，手战战兢兢地在光滑的肚子上寻找，希望在哪一

个瞬间能找到一个新生命邪恶的光芒。可是，她的肚子除了比原来稍微大一点，什么变化也没有。怎么可能，就因为那点小小的生命，她的一生都毁了呀。想到自己的命运，她又哭起来，她说：“你出来呀，你让我看看，你这个小杂种。”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没有人管她。哭了一阵，她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怎么没有人呢，大家把她扔了吗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呢？她止住哭，坐起来，楼道里是杂踏的脚步声，各种医疗器械碰撞声，却没有人说话。爸爸呢？妈妈呢？还有大发，那个混蛋去了哪里？老师们呢？怎么这么一会就都没有了呢？

她走出病房的时候，她的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。她的母亲看见她出来，疯了一样扑了过来，一边骂着一边哭呀。她说你个小浪丫头呀，你把你爹气死了，你把你爹气死了，你个小浪丫头。我怎么这么不长眼呀，生了你这么个丧门星啊。你爹最疼你呀，你害死了他，你这回可没有爹了，你这个丧门星呀。她还想接着数落下去，可是她一口气没上来，晕过去了。医务人员手忙脚乱地抢救她的母亲，她倚着墙，被人们斥来喝去，那些医生走到她身边都要说一句：一边去！或者说：躲开！眼神的厌恶毫不掩饰。有个老太太颠着小脚走过来，指着她的鼻子说：“你看看，你这是作孽呀，你害死自己的亲爹呀，你这个不要脸的。”然后哭着走开了。人们都在骂她，她慢慢出溜到墙根底下，不再说话，也没有了眼泪。她心里说，发生了什么事了呢，我怎么在这里呀。她说：“妈妈，我的馒头呢，我要带着去上学了。”小明拿走了她的新铅笔盒，她对小明说：“小明，再有两个月姐姐就上大学了，考上大学姐姐就把铅笔盒送给你。”小明跟她拉钩，她呵呵笑起来。她看见很多陌生人架着她母亲过来了，她站起来说：“妈妈，我上学去了。我们要初选了。”妈妈怎么愣怔了，她听不见吗？她大声地说：“妈妈，我要上大学了，我要走了。”妈妈怎么哭了，真是的，你为什么哭呀？我出人头地了，我要上大学了，我要飞啦。她飞快地转了一圈，偷偷

给父亲出殡的日子是个响晴的天，院子像是流干了泪的眼眶，拥挤着土坷垃一样的灰头灰脸。

捂着嘴笑了。妈妈啪的打了她一记耳光。她怔住了，定定地看着母亲。母亲说：“妙，妙，你可别疯呀，妙呀，你千万别疯呀。你爸死了，就是我们娘几个了，你千万别疯啊。”

她的意识慢慢恢复过来，一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，她浑身的血就从头发里渗出来，把她的眼睛都染得血红。后来人们说，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哭声，真惨呀，三里外都听到了，多少年忘不了，想起来大热天也浑身发冷。

五

给父亲出殡的日子是个响晴的天，院子像是流干了泪的眼眶，拥挤着土坷垃一样的灰头灰脸。大妙穿着一身粗洋布孝服，身上到处粘着泥土和草屑，脸上也看不出什么颜色，被泪水、鼻涕、汗水划拉得脱了形。父亲躺在灵床上，由于天热，肚子已经涨起来了，用一个电风扇呼呼地吹着，孝子们的头发也乱草一样，抖抖索索地。有一瞬间大妙竟然觉得父亲的选择很好，静静地走了，剩下的事再也和他无关了，其实早晚也是要有这一天的，早走和晚走有什么区别呢。她一想这些，悲伤就轻了些，可是又一想到，自己再也没有父亲了，没有了遮风挡雨的人，她又悲从中来。她已经哭不出声音来了，嗓子嘎嘎地干叫着，发出难听的声音。

好容易把一些烦琐的过程做完，起灵了，人群浩浩荡荡地向坟地出发。下葬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在把父亲的灵柩放进墓穴以后，大妙突然跳了进去，她抱着父亲的棺材，用了平生的力气，用头使劲撞着，哭声像是一团浓烟滚滚的火，在她的胸膛、喉咙里燃烧、升腾。她说爸爸你带我走吧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人群一下子混乱起来，哭声四起，男人和女人的哭声在无边无际的土地上滚滚而来，卷着混黄的波涛，让庄稼和青草都颤栗了。好多人也相继跳下墓穴，把大妙往上拉。

大妙挣扎着、吼叫着、央求着，许多手在她身上抓扯着。大妙觉得有人在拧她，是那种死命的拧，突如其来的拧；也有人在踢她，他们的仇恨让大妙清醒了，大妙的悲伤不能打动任何人了。在乡人们眼里，她的罪孽早已经把她的悲伤和绝望给淹没了，死都不足以洗清这一切。她无力地放弃了努力，任由乡亲们把她拽到地面上，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的疼痛又把她击垮了。

孩子早产了，是个女婴，母亲还流了眼泪。大妙就像一生大风大浪地折腾，突然到了小河沟子一样，什么感觉也没有了。她草草地在床上躺了几天，父亲“五七”一过，就和大发结了婚。没有举行婚礼，没有人来道贺，甚至连一张结婚证明都羞于去领，他们像被人群抛弃的一对迷羊，开始了他们茫然的婚姻生活。

没几天，高考结束了，李猛给他们送来了在学校的用品。大妙只是和李猛见了一面，就进了屋子，再也不肯出来。大发和李猛说了会儿话，问了问班上的情况。李猛说：“你们的事对学校打击挺大，班上也是，班主任写了停职检查，念检查的时候都哭了。今年高考成绩好不了，咱们班肯定是完了。”李猛临走想和大妙说句话，但是，看来大妙和大发都没有这个意思，就大声说：“大妙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咱年轻，咱输得起。条条大路通罗马。有什么困难找我李猛。”大妙早已经在屋里泣不成声。

大发一家人表现得不像他们家那么激烈，但是，让他们的儿子没有参加高考，也是一肚子怨气，只是娶了便宜媳妇，让他们不能多说什么。不管怎么说，大发考上大学，学费要几万，考不上呢，张罗媳妇也不少花钱。一套房子是必须要盖的，老大结婚盖了房子，大发结婚不给盖房子说不过去。况且要说大妙这样漂亮的儿媳妇一万块也不多，可即使把老两口砸巴了也没有钱了。如果大发考不上学，家里是给他娶不起媳妇了，这一点早就和大发说过。大发说他的事不用管，

这下好，两个人什么也没有要，添置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就没事了。结婚没几天，老大看出大发两口子不像过日子人，和老人提出分家。老人能说什么呢，老大是嫌大发两个人没过日子心呀，又没有家底，怕连累了自己的日子。分就分吧，人各有命，猪向前拱，鸡向后刨，人各有道。老大分新房子了，和老人一起住，大发傻乎乎的，只好上老宅子住了。

老宅子在旧街上，临街三间青砖抱角的土坯房，墙头上长满了草。这些年人们疯了一样盖房子，旧街地方窄瘪，都向村外盖，村外有了新区，旧街显得荒凉了，剩下老弱病残。况且这房子已经好几年没人住了，院子里长了很深的草，大发两口子不是干活的料，一进院子就哭了。老大听说了，可能也觉得不过意，主动过来帮忙把房子修了，院子清理了，还送了他们一个菜板，一把菜刀、一口锅，还像孩子似的给他们削了一把桃木剑，说是房子老了，辟邪。老大临走要了一毛钱，说是不能送刀，送刀会让两人断道，必须要钱。大发没有一毛钱，就给了他哥一块，大妙看见他哥的眼亮了一下。送走了大哥，他们清点了一下分得的东西，一口袋麦子，一口袋面，半口袋棒子面，一把锄头，一把铁锨，两只母鸡，四个小碗，一个菜盆，一个脸盆，一个面盆，一个脚盆，其余都是零零碎碎的东西。两个人熬了点棒子面粥喝了，然后把床铺好，并排躺在床上。

陈年的老屋子有一种霉味，渗透在每一个角落，怎么也打扫不净。大妙痴痴呆呆地躺着，知道自己最好的日子，就要葬送在这间黑屋子了。突然，她哭了起来，大发过来抱她，她劈头盖脸打过去，一边打一边哭一边骂，她说大发呀，你个混蛋，你害死我了。大发也呜呜地哭，任由她打着骂着，就是不撒手。她揪住了大发的头发，狠命往怀里拽，大发的头扎到床上了，她还是不肯撒手，她要把这祸害的头摁下去，摁下去，一直摁到过去的日子里，让他从寒假后的夜晚永远消

失。让我活回去吧，我要回去呀，你个祸害。大发疼得受不了了，一翻身把大妙摁在床上。他咬牙切齿地骑在大妙的身上，把衣服扒光，然后撕扯着大妙的衣服。他还是第一次真正看见大妙的身子呢，他们过去偷着在一起，结婚了她不让他碰，他知道她恨他呀。可是他也恨她，没有她，他也不至于落到这步。可是，她敢恨他，他却不敢恨她。她把恨放在嘴里，放在眼里；他把恨埋在了身上，埋在了肉里。大妙的白晃得他眼睛一疼，流出了眼泪。他说，你个妖精，你个鬼呀。他把所有的仇恨都凝聚在一个部位，那部位像冲锋陷阵的勇士，为他厮杀，为他卖命，为他掀起淹没强敌的狂涛巨浪。她在他身下哭啊，身子要命地起伏着，像被人拽起又扔下，她说，你个祸害呀，我不想活呀，你个祸害。她嚷着叫着，把身子高高挺起，像迎战的旗帜，哗啦啦扑向敌人。她的嘴里射出了炸弹，一发又一发命中敌人，在他脸上、身上遍地开花。她腾起双腿，紧紧箍起敌人的腰背，把他最后的力气汲取殆尽。她的手是她最锐利的武器，所到之处战绩斐然。他说，你个妖精，我疼呀，你要疼死我呀。他大声地哭，肆无忌惮，多少日子了，你们都哭，你们都打我，骂我，你们谁管我了？我死的心都有呀，你个妖精。他死命压住她扭动的身子，像驾着桀骜不驯的野马。你踢吧，你打吧，你咬吧，我不撒手。他大声哭着说，你咬吧，我就不撒手。战场上的东西都被他们踢飞了，空空荡荡地迎接他们一次又一次冲撞。他们一会儿像两军阵前的仇敌，相互厮杀、拼搏；一会像绝处逢生的爱侣，相互抚摸、安慰；一会儿一起哭，一会儿又一起骂。汗水、泪水、血水，在他们身上淌下来，流进了他们的眼里、嘴里。他们吞咽着苦涩的高峰，像视死如归的英雄，拥抱着、搀扶着，一起绝望地跳向无边的深渊。

然后，他们像两条鱼被扔到了岸上。潮水退去，千帆无踪，黑夜的阴影覆盖了一切。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呼救，只有他们自己，互相

第二天，他们就学着过日子了。他们手里只有600块钱，已经买了一张床，一个三屉桌，剩下的钱他们认为应该买点有用的，在集上转了一圈，竟然想当然地买了一个书橱。

治愈自己的伤口。他们都懂，可是，仇恨又让他们互相诅咒，他们就这样吃力地对峙着，像两个伤兽，都想吃了对方，又都担心自己力不从心，被对方吞噬，所以都在等待。可是，他们不是兽，他们是两个饮食男女，两个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的孩子，他们都不敢死，只想活着，今天活着，明天还活着，吃饭、睡觉、交媾，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，他们再也做不了什么了，他们把对方的腿都砍掉了，谁也走不了了。

村里不少人都听到了他们鬼哭狼嚎的夜晚，可是，没有几个人心疼这两个孩子，两个大学苗子，没有人理解他们的绝望和无助。他们不说什么，但是眼里是嘲笑和好奇。有文化的人就可以这样叫唤吗？非要这样叫唤吗？这样叫唤能让人神魂颠倒吗？第二天夜里，不少人恶狠狠地逼着自己的老婆，“叫，你叫呀。”他们的老婆不叫，叫不出来，她们体味不到入骨入髓的伤痛，所以她们闭着嘴，两腿夹得紧紧地，拼命迎合丈夫的进攻。她们也想让自己的汉子疯狂，可是，她们的嘴里塞满了平庸的生活，她们叫不出来，她们永远也不知道，那天夜里，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嗥叫，是一场生与死的激烈战斗，这场战斗让这个夜晚充满了血腥和秘密，在村里大街小巷飘荡了很久。

六

第二天，他们就学着过日子了。他们手里只有600块钱，已经买了一张床，一个三屉桌，剩下的钱他们认为应该买点有用的，在集上转了一圈，竟然想当然地买了一个书橱。他们还像幸福的新婚夫妇一样，买了一堆零食，他们实在是太不懂日子的含义了。下午，他们去分给他们的地里看了看，一亩棉花、一亩棒子、五分豆子。他们虽然干农活不多，却也知道怎么干，现在棉花看来该打药水了；棒子叶比别人家黄，应该上肥；豆子地里长满了草。活儿这么多，他们却不知

道发愁，就去种子站买了农药、化肥和锄草剂，剩下不到 40 块钱。两人直接去了地里，才发现没有喷雾器，又折回来，花 25 块钱买了喷雾器。干起活来，才发现地头真长呀，好像一辈子也走不到头一样，肩膀勒得生疼，腰直起来就不能弯下，腿发抖，蹲下就站不起来，两人谁也不敢说话，好像谁先说话谁就是这种苦刑的罪魁祸首。闷着头，较着劲，两人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，裤子都湿到膝盖，紧紧地贴身上。农药刺鼻的味道混合在汗水里，紧追慢赶地流进眼里，杀得眼睁不开。大妙想坐下歇口气，看见一条花花绿绿的长毛虫子径直爬过来，吓得哇一声跳起来。太阳真顽固，牢牢地站在天空，云彩走了，风走了，它还在；云彩又来了，风又来了，它还在。它怎么不走呢，和云彩一样快快走，和风一样快快走，再不走，他们就趴下了，再也起不来了。天终于黑下来，药水也打完了，两人沉默着，收拾了东西回家。大发主动背起喷雾器，手里提起剩下的几件小物件，大妙就跟在后边，腿勉强能听使唤，跟着她的身子一步步挪腾着。

空气雾沉沉地，散发着腥咸的味道，有谁家的牲口走过，就留下难闻的臭。人人脸上都看不出鼻子、眼的轮廓，脏兮兮的，八辈子没洗过脸的样子。大妙觉得脚下的路太难走了，这一辈子就在这坎坷的路上，头不抬眼不睁地熬下去吗，她用心灵深处的小拳头砸巴着自己，一遍遍问，脚下的草，树上的叶子，马蹄子上的粪，她都问了，问哪里哪里就昏天黑地。大妙真绝望了，回到家又是嚎啕大哭。

大发其实也想哭，可是他看见大妙哭了，他就忍住了，也不去劝她，任她自己抽抽嗒嗒地，把个黑屋子浸淫得更加阴冷霉臭。他抱柴烧饭，却不会点火，划了几根火柴就是点不着。他想叫大妙，可是大妙躺在床上，大眼直愣愣地瞅着房梁，心思早就沉到哪个井一样深的日子里去了，就赌气自己一根又一根地划火柴，总算划着了一堆麦秸，火苗欢腾起来了。他连忙塞进去一把硬一点的棉花梗，火又小下去，

吓得他急忙塞进一把麦秸，火被捂灭了，浓烟嚣张地冲出灶膛，扑打在他的脸上，一把就把他的眼泪、鼻涕给拽出来了。大发找到了能够掩饰自己哭的理由，索性让眼泪自在地流个够。他闷在灶膛前，哭得也是惊雷阵阵。两个人各有各的悲伤，谁也救不了谁。一个在里屋，一个在外屋，各自哀叹自己的命运，抱怨着对方的轻率，谁也不说一句话。灶膛的火却像没娘的孩子，没人管，没人问，所有人都以为已经死了，可是哪天不经意地，发现那孩子竟然好好地活着。如今，火烧到了灶膛门口，火苗红通通地，把屋子烘得有了几分生气。大发最先就不哭了，把火往里捅了捅，又塞进去一把棉花梗。做熟饭，却发现大妙已经睡着了。也别说，第一天干这么重的活，太累了，大发拿不准该不该叫醒她。正踌躇着，听见有人敲门，开了门，是大妙的弟弟妹妹小明小玉，两个孩子都瘦巴巴的，站在门边不知道该不该进来。大发赶紧把两个孩子让进来，把大妙叫醒。大妙看见小明小玉，眼里又是一酸，但是怕小明小玉看见，就一回身把泪咽了下去。她问小明小玉，家里好吗。小玉眼圈先就红了，说：“妈妈病了，一天没吃饭。”她心里一惊，连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小玉说不出来，就说一天没吃饭。她问小玉你们吃饭了吗？小玉说：“我们不饿。妈妈说，让你们明天给棉花打药水就行了。”大妙的眼泪再也止不住，把小明小玉揽在怀里，呜呜噎噎地又哭了。哭了一阵，拿出上午买的小食品，给他们分了，然后盛上饭，简单吃了，大发和大妙领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。

几天没见，妈妈真见瘦呀，脸上的肉像是贴上去的，紧巴巴地托着无神的眼睛。从爸爸死后，大妙格外怕这双眼睛，她觉得那眼睛里属于母亲的东西已经很稀少了，更多地是对她害死父亲的怨恨。妈妈看见她进来，眼里母性的光芒一闪，立刻就被自哀自怜的潮水淹没了。她呻吟着躺下去，身上倘伴着急需让人怜爱的不幸。大妙知道，母亲就是想让自己知道，是她制造了这一切不幸，她在逼迫自己必须承担

大妙没有被打动。她知道母亲的悲伤是真的，可是她用悲伤刺痛自己也是真的。

下来。大妙没有选择，即使母亲不逼自己，自己也没有选择，没了父亲，小明小玉还小，一家人要活下去，她有选择吗？她没有，她抖擞起精神，像父亲生前一样，赶紧给妈妈做热汤面，然后哄着小明小玉学习，自己到院子里，抄起扫帚扫院子。大发走过来，抢了她的扫帚。她就拧开水管，把水缸接满了水，喂饱了牛；鸡已经进窝了，她就不再管它们。她做着这些的时候，母亲已经吃完了饭，脸上有了血色，目光也柔和踏实了许多。她们想留下来，但是母亲拒绝了，母亲不想和她在一个屋里睡，她仍然怨恨自己。大妙很愧疚，自己害死了她的丈夫。大妙想让妈妈心疼一下自己，自己现在很绝望，可是妈妈沉浸在自己作为女人的痛苦里，早已经顾不上作为母亲的责任了，否则，她怎么会不给小明小玉做饭呢。

她给妈妈斟了杯水，说：“妈妈，明天我带你去医院吧。”妈妈眼圈立刻就红了，说：“我是去不了那个地方了，去了就想起你爸，总觉得他还在那里抢救呢。”

大妙没有被打动。她知道母亲的悲伤是真的，可是她用悲伤刺痛自己也是真的。母亲永远不会忘了揭她伤口的痂，就是要让她记住，她伤害了自己亲人。她开始以为父亲一死，她们会相依为命，互相搀扶着过以后的日子。现在看来，母亲想把一切都扔给她。而她自己，要披着悲伤的外衣，把作为母亲的责任一起装进对父亲的追忆，她要躲进逍遥的心里去了，再也不出来。

大妙看看大发，大发更黑更瘦了，眼睛有些迷离。她说：“怎么办呢？”大发的目光一下子躲开了，喏喏地说：“咱、咱多来干活。”母亲显然不仅需要干活，她也是。失望像季节的风，谁也挡不住，穿云破雾就过来了。大妙不在乎他说什么，大妙在乎在他躲闪的眼里看到的。一个 19 岁的男人，会有什么样的灾难让他成长，让他抖抖肩膀，和自己一起承担苦涩的岁月？大妙不知道。大妙突然看不到和他的未

来了。在学校时，他们只要承担自己的命运，那时他们曾经共有一个未来。可是，现在，当他们必须共同承担自己制造的残酷、破碎的日子时，她扒拉开自己的伤口，看见妈妈、小明、小玉的伤口也要她修补，这时却发现大发没有和他在废墟上建构新起点的可能。他们只共有现在，至于将来的时光，他们相互迷失了。

大妙发现父亲一死，就像房子被抽了房梁，稀里哗啦倒了一片，砸坏的东西看不出伤在哪里，可是，都不能用了。

七

回到自己家时，已经十一点了，大发实在太累了，倒下就睡了。屋子真黑呀，像泼天倒下雨一样的墨，毫不留情地覆盖了一切颜色。大妙觉得自己整个陷在黑暗中，看不见一丝光亮。她浑身酸疼，脑子也昏昏沉沉。她想回到学校，背着书包往学校去，那书包太沉了，压得她喘不过气，可是她真舍不得放下呀，那里面放着属于她的金色未来；一会儿又到了地里，她想走出去，可是那土地无边的网一样，把她罩住了。她走啊，走啊，走不动就爬，可她怎么也走不到头。她听见有人在哭，一个女人在哭，尖细的哭声浸透了无限的悲凉，在院子里弥漫。那哭声像是转道西伯利亚刚刚回来，有一种彻骨的冷。她感到树上的叶子被哭落了，巢里的鸟被哭飞了，她的心被那哭声抽得丝丝地冷。那哭声一会远，一会近，一声长，一声短。有一阵她觉得那哭声就在窗下，有个人影扒着窗台，她一激灵醒了，不敢睁开眼，静静地听，那声音又消失了。她屏住呼吸，睁开一只眼睛看看，窗台好像有东西，又好像没有，院里像有什么东西在渐渐嗦嗦地。她不敢去看，她想应该是风，就咳嗽了一声，好像声音就停止了。她咬咬牙，一挺身坐了起来，拉开了电灯，一只老鼠从墙根下逃跑了，屋子什么也没有。大发睡得很死，天塌下来也醒不了的样子，她想叫醒他的想

法立刻就没有了。她看看表，正好两点。心里一哆嗦，每天夜里两点，她都要起来学习呀，这是她多少年的习惯了。可是现在，自己醒来干什么呢？她现在是不用学习了，她把12年的学习都毁于一旦了。他们那些同学都干什么去了，上大学吗？大学是什么样子呢？一想这些，她的眼里禁不住一酸，便疑心刚才的哭声是自己的。一定是在梦里哭，哭自己的命运竟然打着旋，转着弯，跑到这有命无运的死胡同来了。哭了一阵，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，她隐隐约约又听到了那女人的哭声。幽咽地哭声在她的院子里飘来荡去。她心里清楚，她只要醒来那哭声就能走开，可是她的身体像是给压上了一座山，那山带着巨大的阴影，黑压压地，压得她喘不过气。她想用手把那哭声赶走，可她的手动不了。她要踢死那个鬼呀，可她的腿呢，怎么这么沉呢，我怎么抬不动我的腿呢？我咬死你，我撕烂了你！她用最恶毒、最粗鄙的语言骂，可是那声音被塞在嗓子眼里，怎么也出不来。她说我翻个身就能把你个死×压烂了，我叫你来祸害我。那哭声旁若无人地倏忽划过，凄凉地在老屋檐下游荡。大妙挣扎着，咒骂着，终于觉得身子有了感觉。她睁开眼，屋子里漆黑一片，窗外出奇地静。她浑身是汗，身子粘稠得难受，凝神听了一会，又沉沉睡去。

早晨起来，她浑身的酸疼没有任何减少，可她不能再躺着啦，要给妈妈那边去打药水。大发还睡着，这惊心的一夜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。她真想知道他的梦里是什么呢，有懊悔的刀子吡吡啦啦划着皮肉的疼吗？她来不及多想了，就赶紧把他推醒，两人简单吃了点东西，就去了妈妈家。

妈妈已经起床了，脖子上、眉头上揪了紫红的痧。妈妈使劲拧着眼睛，看起来眼窝深陷，病得比昨天更厉害了。大妙有些厌恶，装作没看见，径直去了小西屋，拿药水，和大发直接就去了地里。肩膀昨天就已经勒紫了，今天再背上喷雾器，那伤痕就格外疼。大妙打完一

大发听到大妙愤怒的呼叫，心里竟然有了小小的得意，他终于给了她一点东西，这东西是什么呢，是愤怒的权利和机会，他制造了这个机会，他在委屈自己，这是他唯一能给她做的。

筒，回来再换上一筒时自己已经不能站起来了，一条腿一趔趄就跪了下去。大发看见了，急忙走过来，帮她抬着，把她搀起来，两人眼光一对，大发的眼睛先就红了，转过脸去。大妙的泪早就在心里滚了个儿。两个人谁也没说话，可是，这么长时间，还是第一次有了互相心疼的感觉。

这一筒，两个差不多同时打完了。大发先给大妙灌好，然后帮着大妙站起来，自己才背起喷雾器。大妙觉得这一筒比刚才轻了，身子舒服了些。她想，哎，累习惯也就好了。很快打完一筒后，大发还没有打完，也不过来帮她抬，大妙就只能在地头等着，趁机就歇了一会。棉花已经开花了，有红的、白的、粉的。说起来棉花最有意思了，刚开的时候是白的，等到快谢了，就有了颜色。大妙一开始的颜色也是白的呀，白得透明又新鲜，白得一辈子可以着尽绚丽的色彩，可是现在，面对着大片的庄稼和干不完的活，她已经不知道等待自己一生的该是什么颜色了。

大发的一筒也打完了，走过来灌满了。大妙很生气，怎么干活这么慢呢？就有些抱怨，说：“药水这么打行吗？咱们一起打你差这么长时间，你打这么慢把棉花都毒死了。”大发不说话，闷着头给她灌水、配药，然后扶她起来。她颠了颠，背得舒服了，开始打。这一次，她又比大发提前打完了。她坐在地头上，看着大发不紧不慢地在棉花地里游走。水雾喷到棉花叶上，墨绿色的叶子颤颤巍巍的，好像不胜疼痛一样，空气中充满了植物和动物共同的呻吟。大妙心里的火腾就起来了，她大声喊：“你是吓着了吗？你能不能快点？”

大发听到大妙愤怒的呼叫，心里竟然有了小小的得意，他终于给了她一点东西，这东西是什么呢，是愤怒的权利和机会，他制造了这个机会，他在委屈自己，这是他唯一能给她做的。大发头也没抬，继续往棉花上均匀地喷着药水。他的衣服已经湿透了，粘在身上，脚上

的鞋里灌满了泥水，走一步就扑哧扑哧地响，就像走进了沼泽地，怎么挣扎也找不到出路了。终于打完了，他们又同时开始打。这一次，大妙提前打完了以后，正好和他站在一个位置上。她看着他，感觉哪里不对。他也抬起头，看着她，突然，他笑了，露出好看的、洁白的牙齿。大妙突然明白了，每次他都在少给她加水呀。他在偷偷地疼她呢。大妙的心一下子软化了，从离开学校还是第一次觉得大发的可爱，目光就含了水，汪汪地托着大发健壮的身子。大发小声说：“晚上美死你！”大妙说了声：“臭德行！”早红了脸，身上的汁水一下子都涌到了小腹上，荡漾着她云一样缥缈的身子，她下意识看到大发两腿间也已经直挺挺起来了，一笑，就躲开了。

八

晚上从母亲家里回来，两人很默契地做着家务，喂了鸡，扫了院子，大妙在院子里撒了点水，暴土扬尘的院子有了新鲜泥土的气味。院子里有棵枣树，白天青绿色的果子此刻隐没在叶子后边，品味成长的快乐。天空已经变成深青色，挂着一弯银白色的新月，抬眼望去，深藏了无限的秘密的样子。大妙磨蹭着，反而不好意思进屋了，好像一进屋就是主动要做那事似的。大发可不管这些，他干完了活，想了想，又出来刷了牙，一边刷着一边眯起眼瞅着大妙。大妙说了声“臭美”，笑着趁机就进了屋子。她在外间屋里拿东拿西，大发就刷完牙走进来了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扛起大妙就进了屋，大妙把脸歪在大发的肩窝里，闻到了男人身上特有的味道。

这味道真甜蜜，让她迷醉、癫狂了，她紧紧搂着大发的脖子，贪婪地吮吸大发的耳朵、头发、肩膀。大发呼呼喘着气。大妙知道，大发是满山的干柴，被欲望的火点燃了，他就要燃起熊熊烈火了。她就是要他燃烧，要他疯狂，要他把她带到销魂的天堂。大发眼睛红红地

瞪着大妙，飞速地脱着衣服，油亮的皮肤发出枣红色的光芒。大妙躺在床上，身上的衣服早已经躲到一边去了，大妙已经被融化了，意识飞到花丛去了，两只手在乳房上、小腹上、大腿上不停地揉捏着。大发被撩拨得像一条兽，混乱地喊着，“妙呀，稀罕死我呀。”大发叫喊着猛地进入大妙的身体，勇猛地冲撞着、搅动着，他从来没有发现自己是这么威猛，可以征服一切，他撒开欢地奔腾、跳跃，搅起迷天大雾，把一切都淹没了。身下的女人真好呀，像是一匹矫健的马驹，在他的呼喝下欢快地叫着、奔跑着，哼唱着全世界最华美的音乐。他恶狠狠地说：“我要你死，行吧。”她涎着红彤彤的脸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就要死，你使劲呀！”她一边说着一边挺起身子，鱼一样调皮地游动，她无耻得多么可爱，多么让他迷恋呀，他们像面对旷野吼叫的狮子，大叫着，越过嶙峋的山崖，他高高地举着心爱的女人，一起冲到了快乐的高峰，然后高扬着胜利的旗帜摔在床上。

暴风雨过去了，他们像两棵经风栉雨的树，抖着湿漉漉的身子，互相欣赏着。大发温情脉脉地把大妙脸上的头发撩到脑后，轻轻地把大妙揽在了怀里。他们从初中就同学，从高一就谈恋爱，快六年了，他让她怀孕了，可是他们还没有实实在在地拥抱过呢。大发一点点、一寸寸地抚摸着，生怕错过痣一样大的皮肤，恨不能把女人火热的身子揽到肉里去。他放肆地把大妙的一条腿搭在自己腰上，两个人的下身自然地缠绵在一起，像两只短栖的鸟，互相吻着对方的羽毛。大发的身子又燥热了，一把扳过大妙的身子，抓住大妙两只挺立的乳房，弓下腰，在她的眼睛、鼻子、嘴、脖子上不停地吻着。他舔她的乳房，让那小小的乳头在他的舌下跳跃，吻她胸口细软的汗毛，吻得她腰肢枝条一样扭动。她是多么风骚，竟然伸手抓住了他的下身，他一下子喘不过气来了，胸口呼呼地燃着火，可他还是克制着自己，他不肯轻易进攻了，他要好好欣赏自己用一生的代价换来的猎物。他附下身去，

清清楚楚看到了他梦里醒时都想着的地方，那片汪洋中的岛屿，终于退去了神秘的面纱，在他粗糙的手心里饱满又湿润。那毁了他也成就了他的花呀，此刻恣肆地开着，粉嫩的花瓣奇妙地翕动着，吐露着幽香透明的汁液。他情不自禁地吻过去，吮吸着生长的花露，触摸着每一根细微敏感的经脉。女人忘情地呻吟着，手捧着他的脸，一叠声地叫着：“进来呀，我要你，我要你进来。”他得意地听着她迫切的请求，只是更加投入地亲吻、触弄。他偏不着急，他已经是一个出色的渔夫了，在波光潋滟的水面，驾着崭新的小舟，他把橹插进春水深处，一边轻轻摇着，一边欣赏着旖旎的风光。“风吹过，吹皱一池春水”，他竟然吟诵了一句诗，不由乐了，身下的女人似乎感觉到他分心了，呻吟平缓下来。他不依不饶地加大了动作，俯下身去吻她丰盈的耳垂。他记得她的耳垂上有一个很大的痣，像一枚别致的耳钉，曾经很多次引诱他呢，现在他什么也不怕了，可以肆无忌惮地吻它、咬它，女人的呻吟更加急迫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他恍然大悟。这发现让他欣喜不已，急忙吻她勃起的乳头，她的身子果真火苗一样抖起来，下面却喷涌着更浩渺的水流，好像要把他席卷而去。他欣喜若狂，狂乱地吻她鲜红的嘴唇，吮着她、吸着她，低低地叫着她：“妙，妙，我美死你呀。”这粗鄙的语言像推波助澜的狂风，把大妙折腾得死去活来。大妙的下身一紧一紧的，要把他吞进去的样子，他欢欢地大叫起来，紧紧抱着那火热的身子，又一次向着美妙的境界飞起来了。

他们平息了，像收割后的田野，弥漫着无边的喜悦，他们互相看着，目光里是那种深深的甜蜜。

一会，他站起来小便，他还是第一次在大妙面前张扬赤裸的身体，有些腼腆，但是，更多的是骄傲。他有一副好身板，让女人喜欢，让女人舒服。他坏坏地端着自家的家伙，故意冲着大妙颠着，那家伙就示威一样晃了晃。大妙笑着，扭过身去故意不去看。大发可不会饶她，

这一夜，他们幸福地拥抱着，连梦都不愿意做了，就始终沉醉在甜蜜深沉的睡眠中，睡眠之外的喧嚣世界被他们拒绝了。他们相互迷恋，彼此疼爱。

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胜景，从此逝去，再没有过。

他一把就拽住了大妙的脚，飞快地把大妙拉到床边，举起了她的双腿。开始大妙还挣扎着，很快她年轻的血管里就哗哗地涌满了热流，她觉得自己的身子没有了，两腿已经幻化成飞翔的翅膀。天呀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呀，她再也管不了自己了，任由自己的放纵，眼睛里布满了星光，身体不住地抖动，她说：“大发呀，不要停呀。”她希望就这样继续到地老天荒，永远不要停止。

这一次，她被汗水湿透了，浑身软塌塌地，无力地闭着眼睛。大发捅捅她，坏坏地笑了，说：“你是狐狸精变的吧，我比神仙还美呢。”大妙用很大的力量捣了他一拳，背过身去。大发仅仅感觉大妙的小手用力摸了他一下，带着无限的娇媚，他就从后边抱住了她，把脸埋在她柔软的肩胛骨之间，手滑过圆润的腰腹。这身子真好呀，水一样起伏有致，他竟然又起来了，直接从后面进去了。这又是一种新境界，他闻着她头发里散发出的青菜园的味道，抚摸着她身上最动人心魄的地方，神魂颠倒，彻夜不败。他把脸埋在大妙两个丰盈的乳房中间，他的心里好踏实呀，像经历漫长的奔波终于到达了家园，他呼吸着醉人的乳香，心满意足。大妙此刻忘了人间一切烦恼，欲死欲仙，永不知返。一觉醒来，澄亮的阳光照在两个人赤裸的身上，大发的脸先就红了，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再一次进攻，他们就侧着身子，脸对脸动作，开始都有些难为情，可是很快潮水就淹没了他们，他们只想更深更远地沉醉，什么也不在意了。

这一夜，他们幸福地拥抱着，连梦都不愿意做了，就始终沉醉在甜蜜深沉的睡眠中，睡眠之外的喧嚣世界被他们拒绝了。他们相互迷恋，彼此疼爱。

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胜景，从此逝去，再没有过。